

【卷一】

回家

王俊杰 主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王俊杰 主编

Home Going

回家

【卷一】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家 卷一 / 王俊杰主编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3.9

ISBN 7-108-01980-9

I. 回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5716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

装帧设计 罗 洪

电脑制作 薛 宇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 10 印张

字 数 150 千字

图 片 50 幅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《回家》丛书编委会

顾 问：冯 晨 迟秀才

主 任：王俊杰 李冬冬

编 委：敖 柏 周润漪 郭 雷

张 莹 丁铭明 刘 倩

目 录

巴 金 —— 家梦春秋	2
丁 聪 —— 上海拾旧	26
范 用 —— 因为有爱	42
黄永玉 —— 乡梦遥遥	62
陈忠实 —— 白鹿原乡	80
冯骥才 —— 故乡情结	98
余秋雨 —— 乡关何处	116
余光中 —— 两岸情思	138
跋 癸末年“回家” 任凤霞	156

巴金

家梦春秋

巴金，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。1904年生，四川成都人。

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，在那里创作处女作——长篇小说《灭亡》，使用笔名“巴金”。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，从事创作和翻译。主要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激流三部曲》（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）、《爱情三部曲》（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）、《憩园》、《寒夜》等。晚年有《随想录》五集行世。

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笔会中心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，并主编《收获》杂志。

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。除此之外，巴金还出版了大量译作。



巴金与外孙女

北京,中国现代文学馆,作家巴金的手永远印刻在这扇大门上,今天或未来的人们,都将与巴金的手相触摸,并在他的引导下,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。

巴金先生获得过多国的奖章、勋章和证书,有美国的,有前苏联的,还有法国的。

建造现代文学馆,是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,“当梦想终于成真的时候,病中的巴金却已无法亲自推开这扇大门了”。

时光倒转 80 年,一只年轻的手推开了另一扇门,一扇沉重的封建大家庭的铁门,年轻的巴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活 20 年的家。

“那十几年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梦魇!我读着线装书,坐在礼教的监牢里,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,受苦,没有声音,没有幸福,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,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,那十几年里面,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尸首,我离开旧家庭,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,我没有一点留恋。”

这是八年后,巴金借小说《家》中主人公的口说出的自己的心声,那时的巴金已乘着滚滚长江水奔向未来,年轻的心一定不会想到,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又几次重返故乡,而每一次的心境又是那样的不同。

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流传深远的作品,不同年代,不同读者从中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滋味。渴望自由而又逆来顺受的长兄觉新,在被迫中止学

业，并接受一桩不情愿的婚姻后，一连串的悲剧就降临到这个家庭的头上。觉新真正喜欢的梅表妹因痛苦悲惨地死去；乖巧美丽的丫环鸣凤因为被乡绅冯乐山逼婚，投湖自尽；觉新娴淑的妻子瑞珏因为一句所谓“血光之灾”的预言，被迫到郊外生产，因难产得不到救治而死。这是什么样的家啊？美丽的生命一个又一个被毁灭。这些经典篇章滴下的，正是巴金心里的血。巴金对死亡是极其敏感的，父母的过早去世，后来是祖父、叔父、佣人、轿夫——人的生命被蹂躏被毁灭，死亡不断震撼着少年巴金的心灵，令他不能不鞭挞造成这种悲剧的制度。

小说《家》影响如此深远，“对旧家庭的仇恨”几乎淹没了读者的心，以致很少有人能触摸到巴金内心深处，对故乡，对家的另一种情感。

作家李辉，他的第一本著作即是《巴金论》，多年来，他与巴金老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。对于巴金与家，李辉有着独特的理解。

李辉：巴金，大家知道，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是他的代表作，而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反对封建家庭，要离开家庭，所以他1923年就离开家庭，离开四川。那么给人印象，可能是他好像是恨这个家的。因为最早他写小说，也说我恨这个封建大家庭。但是我想写小说和一个人真实的生活还是有距离的。从巴金的生活和他自己那种家庭观念来看，他是有种变化的。比如他20岁左右的时候，甚至十几岁的时候，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，要反对封建，要求独立，那么他对高老太爷那种封建的家庭他是反对的，他是憎恨的。但是他又希望有一种很和睦的家庭关系。所以真正他的家里面给他留下温馨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。所以他对家庭观念，从30年代初写《家》，到40年代写《憩园》，包括晚年他的家庭观念，实际上有一种变化。这变化就是他追求一种和谐的、关系融洽的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平等的家庭关系。

巴金这种家庭观念的变化，其实早在1941年，他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就已经萌发了：“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，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几岁时住过的小屋，我匆匆走过这个把梦和真、过去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老家，我想，

以后我还会再来，说实话，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。”那时的老家，昔日盛况一去不返，旧居几易主人，大哥早已去世，惟有继母和寡居的大嫂以及侄儿侄女们，抚慰巴金漂泊多年的心，而巴金也以自己的人生感悟勉励晚辈。

李致，四川省文联主席，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。巴金曾经说过，李致非常了解自己。

李致：巴金在1923年离开成都，去南京以后，他一共回过五次成都。在1941年和1942年回来了两次。我当时还是小学生，对他的理解不是很多。只是在1942年那次回来之后，他给我题词，他写了四句话。这四句话是：“读书的时候要认真地读书，玩耍的时候要放心地玩耍，说话要说真话，做人要做好人。”为这四句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永远不能忘记这四句话》。它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与继母、大嫂、侄儿、侄女的相见，让巴金重新捡拾起昔日的温情，时间总是不断地过滤情感，包括爱和恨，留恋与厌倦，在一次次岁月风雨后，少年巴金、中年巴金、老年巴金，对于故乡、对于家，感受自然不同。

巴金40岁的时候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至爱——萧珊，结束了漂泊的生活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。到了晚年，在上海这间寓所里，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也算实现了自己对完美家庭的梦想。但月是故乡明，与上海相隔遥远的成都，一直牵动着巴金的心。

李致：巴老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，特别是在他老年以后。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：他记得一些思念家乡的歌曲，比如说《那就是我》这首歌。这首歌让他心情非常地激动，他的心就像要飞回家乡一样。

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足迹，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，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上的泥尘……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阻碍，会闯过一切难关，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。

1987年，巴金梦想成真，一生中第五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回家。

历史写在胶片上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摄影机为我们记录了巴金 1987 年最后一次的回家之旅。那一年，巴金八十多岁，而上一次回家，已经是 26 年前的事情了。越到晚年，巴金思乡之情越加强烈。他多次对人说：我别的地方都不去了，只想再回一次四川。现在，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。

作家马识途，以杂文见长，巴金回家时，马识途始终陪伴左右。

马识途：他要去找一找原来的故居，他原来家所在的地方。那时古老的房子都已经拆掉了，进去以后他也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他的家。他说他也不很清楚。就在前面，看那棵树，那棵梅树，梅花树。这棵树他看到了，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他的家，这一点他肯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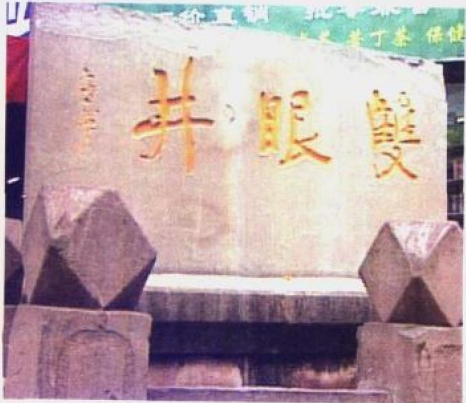
李致：巴金回家之前，我告诉他，说可能你很多东西看不见了，可能你只看得见双眼井。他就讲，我只要看到双眼井，我就满足了，双眼井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

巴金就是喝着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，当年清澈如镜的水面上，曾经有一张天真率性的小脸，好奇地张望。而今天，相同的井，相同的水，故人来访，映衬的却是一张刻满岁月的面容。但眼神依旧，还是那样真诚率性。

1923 年巴金离开老家时，家的景象清晰地刻在他的脑海里。门前台下一对大石缸，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，两头各有一只狮子，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，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”，这幅景象也被巴金写进小说《家》。

大半个世纪过去，老屋早已不复存在，但昔日发生在老屋里的童年往事却永生难忘。1904 年 11 月 25 日，巴金出生在成都正通顺街的李家大院，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。巴金的父亲曾经做过县令，童年的巴金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

今天的双眼井



活。母亲是他的保护神，在巴金的记忆中，母亲永远对他温和地微笑着，给他爱的温暖，爱的教育，许多年后，病中的巴金谢绝了所有采访，惟一的破例，只因为对方的话题是关于自己母亲的，于是，才有了这段珍贵的影像。

巴金：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，因为我得到母亲的爱。我母亲很爱我。我母亲跟父亲感情很好。我母亲从小教我读诗词。我是从旧家庭出来，我真诚地希望，每个家庭里面没有争吵，和睦地生活，就是这样。我自己的家还是很好的。后来的发展，我是把有些家庭的缺点集中起来写的这个作品。

童年的巴金在大院里同两个哥哥，还有丫环香儿吃桑葚、养公鸡，听杨嫂讲神仙和妖精的故事。在母亲、父亲的相继去世之前，巴金度过了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巴金说自己因为受到了父母的爱，认识了爱，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，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，把自己和这个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。

1987年，家乡人计划重建巴金旧居，人们根据小说《家》中的相关描写设计图纸，并取小说主人公觉慧之名，称之为“慧园”。当年巴金回家时，所见到的还只是一个模型，今天，“慧园”已经建成，而巴金却不能再来了。只有他的读者们，不断走进这个园子，代替他寻找童年的旧梦。在一个人的成长中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文化传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在巴金身上同样如此。四川人的艺术——川剧就是巴金一生的至爱，在他漂泊四方的岁月里，川剧或悠扬或激越的乡音，常常伴他人梦，此次回家，听戏是免不了的。川剧剧作家魏明伦就由此与巴金结识。当时，他的具有荒诞风格的新编川剧《潘金莲》在四川省自贡市上演，一天晚上，巴金悄悄出现在观众席里。

魏明伦：巴金听戏两个半小时，他的女儿、女婿都害怕他的身体受不了，中途几次催他是不是可以走。他不，他戏瘾很大，他坚持看完。而且一直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坐在观众群中，一直以很好的状态看戏。就是他在那儿，笑得像小孩似的，像个老顽童似的，我很少看到巴金这样笑。他看我的戏，其中一个《潘金莲》。《潘金莲》的台词里面就有几句跟他有关，他没有料到。我这



名园觉慧石

个戏是个所谓的荒诞戏，古今中外都凑在一起的，其中贾宝玉就要跟一个当代记者对话。贾宝玉就要评论潘金莲的遭遇，他就唱了几句话。那个记者就唱了几句话。就唱什么呢？就唱那个“比较学，跨朝代，巴金之家联想开”。他一下子注意到了，就唱的他本人啊。“冯乐山就是张员外，鸣凤、金莲同悲哀，三少爷觉慧今何在？你就是觉慧呀，

宝二爷与三少爷共一胎”。这个时候他笑起来了，因为他没有料到在戏里面，在这个戏剧里面，通过贾宝玉的口来唱他，唱《家》唱觉慧，而且把贾宝玉去寻找觉慧作为一个线，作为新的一个细节，然后找到一个很内在的联系，就是贾宝玉跟觉慧的联系，潘金莲在做丫头的时候跟鸣凤的这种联系。那么一点联系，他非常欣赏。因为他对这个戏非常肯定，马上就跟我说，这个戏非常好。他说中国当今封建的遗毒还是比较多的，那么《潘金莲》这个戏虽然形式非常荒诞，可是它的内容是严肃的，这种探索我觉得应该肯定。

魏明伦至今还记得与巴金老人的约定，再回四川，再听川剧。可惜老人不能赴约了。像魏明伦一样深深思念着老人的，还有众多的家乡人。1987年的回家之行，巴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尤其在与当地文艺工作者的见面会上，巴金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诗人流沙河青年时代就深受《家》的影响，但也就是在那次聚会时才第一次见到巴金。

流沙河：那个时候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之洪亮，说话的声音还大得很，那时看来他的身体也非常好。当初讲的很多话我都忘记了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件小事情：当初有一个同志就说：“巴老，你的脸色非常好，你脸色非常好。”巴金只回答了四个字，巴金说的是“虚火上充”。就是说，我们说人身体并不好，是一种虚火，中医说的虚火，虚火上充，脸就红。巴老说这个话也很

有意思，他不太喜爱听别人当面这样说他好，他用“虚火上充”这几个字，我们大家都笑起来了，觉得他很有意思。

17天故乡之行，巴金终于要离去了，自从1923年巴金离开成都，到此时六十多年的光阴匆匆流逝。当年出走，巴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纯洁的心，今天重见这可爱的土地，巴金已经历尽人间沧桑，一头银丝替换黑发，但那颗年轻纯洁的心，却依然没变。

几天后，李致收到巴金来自上海的信。信上说：

李致，我已经回到上海，正点到达，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。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，17天过得这么快，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，可是旧债未还清，我又欠上了新债。多少人，多少事，牵动了我的心，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，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。代我谢谢所有被我麻烦过的人。短短的17天，像投了一粒石子在池水里，石子沉在水底，水面又平静了，但是我的心并不平静。

李致：他觉得一个人活着如果不做事，这个长寿也没有意义。当然我不完全赞成他这个话，作为人都是自然规律嘛，他做了很多贡献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到了不能写的时候就不能写了，这个很自然的事。但是他不这样想。回来以后他觉得他呼吸了故乡的空气，家乡的森林、泥土的芬芳，给他增添了力量。他回去后，果然在他生病躺下来以前，一直都在写。

一段漫长的与世纪同行的生命行程，巴金走得很累，却很执著。有过苦闷，有过失落，也不断被人误解，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走向，把生命的意义书写得无比美丽。在他背后，是母亲、父亲、兄长意味深长的目光，是巴山蜀水，故乡泥土的芬芳，伴随他走过世纪，并以知识分子的良心真诚地讲述这个世纪。

这是上海华东医院。

几年来，巴金一直住在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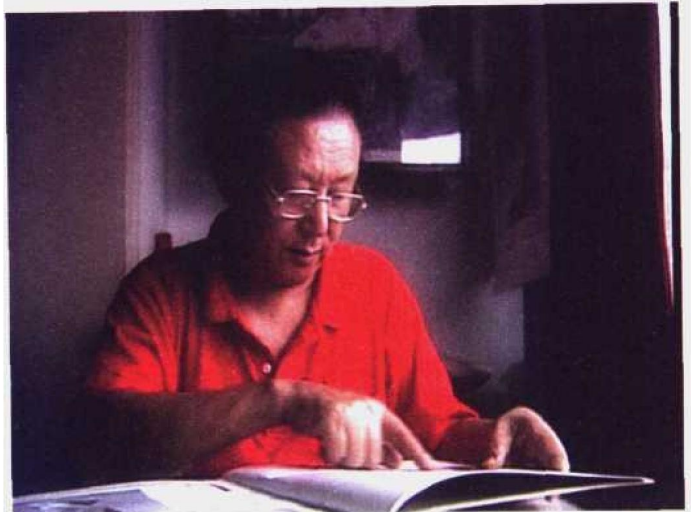
祈鸣先生是上海电视台的资深记者，扛“枪”（摄像机）三十多年，于1996年退休。自1977年开始，他一直追踪拍摄巴金先生的重大活动，与巴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二十多年来，巴老的各项重大活动，诸如领导会见、外事交往、文学交流、生日庆典、归乡寻旧，乃至杭州休养、住院治疗、家人欢聚，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。

祈鸣：原来我是悄悄地搞的，别人都不知道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78年的春节，播出后反响很大。后来我就想一直记录下去。他一直不同意，他说不行不行，不要拍我。去拍茅盾、夏公、冰心大姐。我说那个太远了，你就在上海，你没有理由不让我拍。那一次他说，我见你很害怕。我说为什么。他说要来查问他的资料了。后来我这么一讲，他蛮赞成的，同意我拍他了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不能乱用，我用他的镜头要经过他点头。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，我不随便乱用，这个资料都保存在这个地方，老人不点头我绝对不用，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，到今天为止。

现在老人家不能说话，躺在病床上，他子女一定要通过，不然我对老人家不忠，因为我们有君子协定。所以一般情况下，李小林不点头，我也不愿意拿出来，这是对老人家最大的尊重。

巴老只是在我画册里。巴金看到了他几次活动的照片，对这本书非常满意的。正好是巴老88岁生日，在生日前夕我们就赶出来了。用冰心老人的话说，88岁是米字寿，她说日本人最喜欢88岁米字寿，这是一个龟寿，这是一个长寿的意思。

所以不管怎么说，在上海也好，在成都也好，我能够知道一些信息的话，我就过来拍了。当然在成都除了我晚到几天之外，几乎没有落下东西。因为我拍电影胶卷，我还录音，把他音容笑貌都记录下来，弥补了别人没有的这



祁鸣讲述为巴老拍片的经过

种珍贵的资料。

搞专题片往往形象资料东西太少，要么就是照片，要么是绘画，要么是物件，本人音容笑貌的东西极少。尤其像鲁迅先生，非常遗憾。

老人家有时候蛮幽默的。98年在杭州那一次，很多服务员在那练绕口令，四是四，十是十，练这个。我坐他边上，老人家说他们练绕口令，我就说老人家你也来两句。他用四川话照样说，把我们笑死了。那一天我们真开心得不得了。他也跟孩子一样，这是最难忘的，遗憾的是此后他就再没有可能这样。这是98年的事情，我们在杭州西子宾馆。他有时候也跟孩子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冷不丁跟你说几句笑话，所以我们跟他就没大没小，喜欢我们小伙子在他身边，他非常开心。作为晚辈，能够有这样的老人给我们随时随地做表率，怎么样做人，待人接物应该怎么做，问都不要问，看他行动。一生当中那真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事情。没有比这再愉快的了。

记者：您和巴老的友谊很深，在您拍的巴老所有的片子当中有没有遗憾的地方？

祁鸣：遗憾当然有，应该说有的还是非常非常遗憾的。比方说有一次他到浙江莫干山去度假，我本来应该要去的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去不了。这一次在莫干山，很多读者都把巴老认出来了，尤其是青年读者，跟巴老交谈得非常开心。这对我来讲是一生当中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憾事。如果当年把这精彩的场景记录下来，毫无疑问对我们后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。

记者：87年巴老回家乡四川的时候，听说您是后去的，这中间有什么

小插曲？

祈鸣：我去的这一天下午正好是中秋佳节，巧的是老人家一直问朱福生同志（就是他的女婿），怎么搞的，这两天没有看到祈鸣同志，他来了没有？正好我突然闯到了，朱福生同志第一个看到我，他说，爸爸，祈鸣来了。老人家正在和孩子嘻嘻哈哈在玩耍呢，就说，快拿月饼给祈鸣吃。我很感动。当天马上拍了很多的镜头。正值中秋，他也吃过晚饭赏月，这个镜头呢，幸运的是我拍到了。这个对我来讲是终生难忘的。

作为记者来讲，我们总是报道别人。但是我通过记录巴老的行踪，每一次都会得到很多养料，这养料是无声的，只要你想去寻求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给你很多启迪。做人应该如何做法，人的行为是一种无声的教育。他在哪里都是很热情。他的一个老朋友叫鲁剑波，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授，当初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南京一起读书的。他说巴金这个同志我到今天来讲还是这么叫他，他是我的好同志，他这个人像个暖水瓶，外面好像很冷，里面其实挺热腾。

记者：您随巴老回家以后，您能把巴老跟家乡的那份情讲出来吗？

祈鸣：我可以这么说，他再累，凡是亲朋好友来看他，他都是没有拒绝过。几十年不回去了，大家都想见他。当然很多人见不到，没办法，他老人家身体不太好，他也想见大家。这一点通过记录的画面，也可以看到，他没有任何架子，平和得很。他平时生活都很清淡，但是他对有困难的人，总是慷慨解囊的。家乡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毫无疑问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到正通顺街，回忆他青年时候的双眼井，旧的院子，浏览过后他还在思索他年轻时候的生活。这蛮感动人的。

马识途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，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，原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，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，和巴老相识二十多年。巴老回成都时，马识途先生始终陪伴在身边。

马识途：因为我们过去也认识，常常开会就在一起，所以他回来时我全程陪同。他、我，还有沙汀、艾芜，我们是四川主要的老作家，加上另一个快有一百岁的张秀熟，合称五老。省委、省政府请我们五老聚会，在新都



马识途与巴老在一起

的桂府聚会一次，在成都又聚会一次。

巴老在成都的亲人很多，不断地来拜访他，所以好多天都是他自己在家里头活动。这个时候李小林一直陪着他的，还有他的侄儿李致，李致现在是四川文联的主席，他一直陪着巴老，就住在金牛宾馆里头，他们都一直住在那里。一些情况只有李致可以说清楚，他能够提供很多东西，李致对巴老是最亲近最熟悉，从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很亲近。

记者：您能讲讲你们五老在李劫人的故居里的情况吗？

马识途：在那个地方那是非常感动人的。巴金到李劫人故居，我们都去了，沙汀、艾芜身体不好没去。到那里就题字，他们过去是非常熟的朋友，他在题写的时候，非常深沉伤感，我们看了非常感动。

李致，四川省文联主席，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，巴金的侄儿。巴金曾说李致对他的了解更多些。

李致：我在团中央工作时，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，我还在干校。巴老那时候也没解放，我到上海看过他。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保持着地下工作式的联系。通过一个人转信给他，他也把他的信给我。我们这样通信，一直到粉碎